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王隽杰
图/受访者提供

漫读周末

人世间

A3

2025年1月12日
星期日
理论评论部主编
责编 杨帅
美编 温亮
校对 桂晴



有本版新闻线索
请扫码加群爆料

听障主播井井： 无声直播间中的追梦人

叁

听障人士信息咨询的途径有限，如果没有字幕，他们没有办法参与到健全人的直播之中。井井在带货的过程中发现，许多听障人士对新产品的接受度很高，只是之前并未了解。她很高兴，自己的直播间能为听障群体带来实实在在的助力。

在与听障网友的互动中，井井收到了许多感人的反馈。有人因为看到她的励志故事，在高中毕业后重新去读大学；还有想不开的人在深夜看到她的直播，给她留言选择放下过去重新开始；更有健全人被她的精神所感动，重拾生活的信心。

井井的成功也激励了很多听障人士积极面对生活。不少听障人士受她的影响，也开始尝试直播或其他新事业。对于这些追梦的听障朋友，井井给出了自己的建议：“不管做什么行业，最重要的是要肯吃苦耐劳，不要轻易放弃。”

井井没有满足于现状，她有着更长远的规划。未来，她打算读研，主攻心理学方向。“聋人的内心世界很复杂，人太少了。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帮助更多的聋人朋友。”

井井同时也希望社会大众能更加了解听障群体。“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我们，我们虽然听不见，但同样有追求梦想的权利。”她期待健全人在面对听障人士时能保有耐心、平等交流。

在无声的世界里，井井用坚持、努力和爱心，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故事。她也希望自己的经历能激励更多听障朋友不惧困难、勇敢追梦。



听障主播井井

壹

1990年，井井出生于安徽合肥。她是家中独女，从小备受宠爱。然而，在井井两岁那年，因发烧后抗生素注射不当，她的听力严重受损，从此被困于无声世界之中。

在成长过程中，沟通障碍是井井面临的巨大难题。伙伴喊叫、比划半天，井井依然无法理解对方想表达什么。由于无法交流，小朋友们开始疏远井井。偶尔家人聚餐，一家人聚在一起边说边笑，井井却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。种种经历，让原本活泼开朗的她一度郁闷苦恼。

“我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沟通，却没有人能静下心来，抽出一点时间听我慢慢表达完一句话，这让我感到很挫败。”井井告诉记者。

从小学到高中，井井都在合肥市特殊教育中心学习，她非常怀念在学校的时光。“在学校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小伙伴，不会孤独。”中学期间，井井通过结对帮扶活动认识了几位大学生，在通过写字交流时，她发现很多时候自己的文化水平不够，词不达意。由此，井井认识到自己和健全人之间的差距，她发奋努力，最终成功考入西安美术学院特殊教育艺术学院。

尽管面临诸多困难，井井却从未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追求。大学期间，井井积极参加各类志愿活动，还利用假期去各地穷游。井井珍惜每一次接触外部世界的机会，不断拓宽视野，增长见识，她变得愈加自信、沉稳、坚强。

无声困境

贰

井井是个天生爱“折腾”的人。大学毕业后，井井的求职之路充满坎坷。因沟通问题，她投出的简历大多石沉大海。后来，在父母的安排下，井井在一家药房工作，负责拿药配药。这是份稳定的工作，但重复单一的劳动让井井感到枯燥厌倦。她在心里对自己说：“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”

2014年，井井抓住电商发展的红利期，选择创业，开了一家母婴服装公司。刚开始，井井的生意做得不错。然而，几年之后，由于经营经验不足、合伙人分歧以及疫情的冲击，公司倒闭了，还留下了近千万的债务。祸不单行，同年母亲的离世，让井井陷入了人生的低谷。

井井没有被厄运打倒，为了偿还债务，她尝试过做家政主管、视频剪辑等多种工作。业余时间，井井在短视频平台上传视频，讲述自己创业失败的故事，和聋人朋友们共同交流，

没想到竟意外收获了上万粉丝。2022年8月，井井开始尝试做起了直播带货的工作。

与其他网红吵闹的直播间不同，井井的直播间只有书写板书、移动货物时发出的窸窣声。直播间的观众大部分都是听障人士，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商品，井井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进行介绍。“健全人几分钟讲完一件商品，我差不多一个小时才能介绍一件。”

井井告诉记者，同各种语言一样，手语同样存在“方言”差异，这也导致有些听障观众看不懂她的手语。为了确保所有听障朋友都能理解，井井绞尽脑汁，她会通过夸张搞笑的肢体动作来进行展示，“争取让大家都能看懂”。井井举例，她有时表情夸张地敲桌子，这就像是在说“哎呀妈呀”，一下子便可吸引观众的注意力。

组建直播团队时，井井也经历了

不少波折，来来去去很多人，最终留下来的没有几个。井井和团队成员们凭借着耐心和不断努力磨合，从而形成了默契。如今，井井的直播团队成员共有5人，其中4位是听障人士。“大家都是互相帮助的关系，共同成为更好的人。”

井井的直播之路并非一帆风顺。最开始，她的直播间观众寥寥，但即便在线人数为0，她依然坚持对着手机屏幕“笑着自言自语”。如此坚持了一年多，终于积累了一批忠实观众。

努力终将换回收获。2023年12月30日，井井和团队连续直播了48个小时，销售额突破30万；2024年“双11”，井井直播间的销售额突破百万。如今，依靠直播收入，井井已偿还了200多万元的债务。“当看到订单量逐渐增加，我知道自己的汗水没有白费，那一刻觉得特别值得。”井井笑着表示。

「不必可怜我们」

中年「女文青」杨兴凤：

一个人的文学漂流记



杨兴凤

对杨兴凤来说，自己从小生长的农村总是笼罩着一层灰蒙蒙的霾——贫穷、匮乏、沉闷、枯燥，而书本则是能划破这层阴霾的亮光。于是她常找别人借书，然后夜以继日地读书、抄书。少女时期，她便手抄了《红楼梦》《三字经》等十余部经典书籍。

“我觉得我对文学的热爱是与生俱来的。我就喜欢这件事，但是没有人教我。”杨兴凤说，在当时的农村里，读书只是副业，回家割草、养猪喂牛、做家务才是正业。她有一股滚烫的激情，却好似与农村的环境格格不入，于是她一头潜入文字的世界中，寻求精神上的满足和寄托。14岁那年，她手抄了《红楼梦》，抄得废寝忘食甚

至手上起了茧子，文字却一个个渗进了她的骨子。谈及《红楼梦》，她的兴奋感强烈得快要溢出来，并对记者酣畅淋漓地背诵起书中曹雪芹对贾宝玉的一段评论诗——“无故寻愁觅恨，有时似傻如狂。纵然生得好皮囊，腹内原来草莽……天下无能第一，古今不肖无双。”“我就是这种人，这是为我量身定制的。”杨兴凤说，书上的那些话好像是贴着她心里面说出来的，她好似在书中找到了知音，这让她更沉浸其中。

她白天干着农活，晚上偷偷摸摸点着煤油灯看书，几次被母亲发现，烧了很多书。她从从小就喜欢写日记，自己读过的书、走过的路、经历过的事、接触过的人、看过的风景，她都

“书是天大的财富”

点点滴滴地记录下来。“那些成败得失，悲欢离合，喜怒哀乐的感受，我都要写下来，不写下来心里就憋得慌。”写作成为她治愈自己的方式，她沉闷枯燥生活中的精神寄托。“我承受不住农活的煎熬，我要独立思考。”

初中时，杨兴凤语文成绩好，数学成绩不太好。她有次在数学课上做语文作业，数学老师发现后把她严厉地批评了一顿。她气愤地在作文本上写下了数学老师批评她的原话和她心里不满，却被老师看见了。数学老师讽刺道：“你文采真的很好，不过你要有本事把你的文字变成铅字，那我就手掌心煎鱼给你吃。”这一次批评反而成了对杨兴凤最大的激励。

“我当时心里暗暗发誓：一定要把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。”她养了兔子拿去卖，养了蚕拿去卖，赶集剩下的零花钱攒起来买邮票、买书，笔耕不辍，不停地投稿。她在跟老师较劲，也在跟自己较劲，不认命、不服输，盼望着墨迹变成铅字的那一刻。

“你给了我青翠的一颗/一颗情感/而我却只能给你一张薄薄/薄薄的诗笺/寒冬的窗外有满天的星斗/星光的光彩抚摸原野/就像你伸出温柔的手臂/轻抚柔弱的忧郁/星之辉/星之辉……”17岁，杨兴凤的处女诗作《星之辉》变成铅字发表了。她把作品拿给数学老师看，“他也没说什么就过去了，但我感谢他点燃了我的勇气。”

两次出走与生活的磨砺

作品发表后，杂志期刊的版面上留下了杨兴凤的通讯地址，她收到了全国300多封读者来信。杨兴凤笑着说，那是当时她生活中最大的快乐。她迷恋写作，也珍惜读者的每一封来信。“我是与读者同呼吸共命运的。”她细细地品尝着读者信中倾诉的喜悦哀乐，让自己身临其境地为他们解惑、与他们沟通交流，就像读者们读她的文章时一样，感同身受、为之颤动。对青葱的她来说，过去是与书本对话交流，现在面对的是一个鲜活生动的现实中的她，她把对故事中人物的共情能力也移植到了真实世界的陌生人身上。

“我要像三毛一样，以写作为生。”这是18岁的杨兴凤的誓言。这一年，杨兴凤离家出走了，带着四大名著、一瓶墨水、一支笔、两套换洗衣服，走出了村庄，到了泸州。她回忆起当时自己的“豪言壮语”：“如果我不能以写作为生，我就从泸州大桥跳下去。”她狂热地想要追求自己的作家梦，想像三毛那样流浪、用笔尖去养活自己。但在泸州的日子里，她没有如愿。一位年长的笔友吴卫收留了她，带她去了军休所做了保姆。一个多月后，父母领走了她。作家没有她想象的那么好，文学却成为了她永远的

精神寄托。二十岁出头的一天，杨兴凤再一次出走了。这次是劳动局到县城招工，她南下到了深圳打工，在一家电子厂做文员。但她没有停下手中的笔，“那时候我也一天到晚交笔友，大量地写稿，发了很多‘豆腐块文章’。”一边在工厂做着无聊的工作，一边在文字里展望着新世纪的到来。很快，杨兴凤想要换一份更适合自己的工作。

2001年，她开始主持电台栏目，通过热线电话和听众聊天、解惑，每天有几十次来电。她记得，曾有一个证券老总总在电话中诉说工作的失意，

她劝慰他走出迷茫的境地，“他说我到他心里去了，很放松。”结束时那位老总没有挂好电话，杨兴凤还能听到他在对面放声痛哭。这不禁让她想起回复读者来信的日子，她坦言，热线主持人是她最喜欢也最适合她的工作。但因为需要上夜班，耗神伤身、支撑不住，杨兴凤只好跳槽做起了销售工作。如今已经退休的她仍满是遗憾，“现在没有热线主持人了，如果有机会，我还想回去。”

两次出走，也许让杨兴凤从理想滑向了现实，但她心中的火焰从未熄灭，反而在岁月的磨砺中更加炽热地燃烧。

“读过的书已深入灵魂”

去深圳后，杨兴凤的销售工作做了二十多年，高强度的工作使得读书也成了需要让步的一部分。阅读和写作看似在和文字打交道，实则是在和人打交道；在销售工作中，文字退位了，人却上位了。杨兴凤觉得自己年少时读的书，都在潜移默化中“深入到自己的灵魂里面”。她说自己做不到以利取人，而是始终真诚地去对待每一个人。“在工作中从顾客发展成朋友，都是用感情而非利益长久地维系着人和人的关系。”但她也为过去忙于工作导致自我输入过少而感到愧疚。“现在有了时间，我想补回来。”于是，她仿佛回到年少时那般，常捧着大部头名著如饥似渴地细读。

人到中年，她评价自己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，年轻的时候更是像林黛玉一样清高。从小爱读席慕容、鲁迅、琼瑶、金庸的她，觉得自己从前埋头沉浸在理想主义里，“不食人间烟火，天天在自我的世界里海阔天空”。年轻时，她追寻自己苗头正盛的作家梦，向往自己拥有纯粹唯美的爱情，期待自己拥有百步穿杨和能替天行道的绝世武功。文学给她带来了太多美丽的幻象，也给她留下了天真烂漫的回忆。

“普通人要靠写作为生并不现实。但文学作为一种爱好，可以没有压力地坚持下去，是挺好的一件事儿。”半路夭折的作家梦并没有让她对文学产生怀疑，

热爱，对她来说，文学是她的精神原动力，是生活的润滑剂。在情感里碰壁、在工作上摔倒，她不断探索、尝试、爬起。她知晓了现实的结果，文学的理想却依然教她一往无前。

之后，她成为了一位单身母亲，一切生活都开始围着女儿转。从前没有小孩时，她爱打扮、爱歌舞，现在她却对服装不感兴趣了，“我现在更注重精神层面的修养”。文学，又一次成为她的生活的重心。只是这一次，文学滋养了她，也滋养了她的女儿。她鼓励女儿背诵唐诗、写日记，创作文学作品。“女儿喜欢文学，她写的文章获了好多奖。”杨兴凤有些骄傲地说：“我坚信她的未来不是梦，一定是青出于

蓝而胜于蓝。”

退休后，杨兴凤每天打着两三分零工，她觉得很随性很自由，并且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、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。“我是一个母亲，但同时也是我自己。”杨兴凤并不觉得当孩子成为生活重心时，自我会消退。对于未来，她还是像18岁的自己一样，希望“一如既往地保持对生活的激情，一如既往地热爱阅读和写作”。

如今，杨兴凤在网络平台上拥有粉丝3789人、发表作品1945篇。她说现在她不会再像以前那样“浪漫主义”了，但记者问到她的座右铭，她仍然不假思索地说：“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”

图 受访者提供
文 羊城晚报记者 谭洁文 实习生 薛舒彤